

# 种玫瑰的士兵

(外一首)

董庆月

你好，种玫瑰的士兵  
春风渐次推进，已度过玉门关了  
与冬天，既重逢，又就此别过

天空清退孤悬的云，太阳暖融融  
温棚像新置下的花园  
有七彩棒棒糖的甜  
你们好呀，种玫瑰的士兵  
你们挽起袖子，将带着原土的玫瑰  
移植进盆，铲土的姿态像照顾3岁的孩子

你们的笑声多么爽朗，动作多么轻松  
那些芹菜，还有列队整齐  
沿藤架攀爬的黄瓜和小西红柿  
佩戴着鲜花别针，多么意气风发  
只有我背着氧气袋  
头昏眼花，慢走也像在负重20公斤

种玫瑰的士兵，你们好  
围着你们拍照，镜头也有些高原反应  
自动聚集慢下来，成像模糊不清  
但我看清楚了，你们被紫外线灼伤的脸颊  
还有冻裂的手指，干裂乌紫的嘴唇  
都散发着剑锋一样冷峻的光芒

你们告诉我西边那几盆叫红拂玫瑰  
不知是谁写信来，一年又一年联袂建议  
唯有这花最代表清澈的爱  
是啊，那是你们心尖上的热血

要说再见了，种玫瑰的士兵  
春风尚料峭

想到落日，想到大风漫卷着我们的旗帜  
想到你们被灼伤的疤痕  
高原红的脸，都觉得像是瑰丽的玫瑰

## 大风起兮

啊！又是大风起兮  
我们看见的是一团巨大的  
被高高扬起，带了弧度的细沙频频提速  
有特制的驱动和马达  
所有翻滚的干草都是一位园丁  
善修剪自身枝干  
如今却打算不再让自己飞了  
全都倚靠着凹坑，回想着原本的绿色

大风起于巴丹吉林远处的雪山  
我们就是在这团沙暴里  
在朔风，以细沙布置纵横交错的火力网里  
在排山倒海，此起彼伏的风声里  
躬身、下陷、滑倒，甚至迈不出左脚

如果拉远镜头，云朵逍遥  
一面鲜红旗帜把天空和沙漠衔接起来  
一场只属于风的狂飙，风的海啸  
一支橄榄绿色的队伍正往沙峰上开  
仿佛虚构出来的  
谁也分辨不出那些交缠、跌跌撞撞的脚印

大风起兮，只有天空中的云大步流星  
等我们站在最高的沙丘上  
才明白如何像老鹰那样飞起来  
穿过落日与朝霞，飞过珠穆朗玛高峰  
加入雷霆和火焰般的合唱  
以呐喊，以怒吼，以血脉偾张，嘶哑的嗓音  
反复压制和改写风的力度和走向

大风起兮，那就是歌声飞扬的时刻  
那种势如破竹，就是一把锋利、闪耀的刀刃



董庆月，2000年出生于山东，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橄榄绿》《诗刊》等刊发表作品多篇，出版诗集《西去列车的窗口》《沙漠之鹰》《巴丹吉林与大海》



余启凡，1993年生，安徽滁州人，作品曾发表在《十月》《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

# 心上刀

余启凡



她觉得萍乡的山像海，一层叠着一层，好似海浪连绵起伏。

戴着银耳坠的阿婆，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他们没有太多销售技巧，只是一味缠着。他停下来，为她挑选一副粉色的花环，10块钱，他给了11，因为当天是11号。他总能在寻常的角落里展现个性，这正是令他着迷的地方。

来到翻新过的老宅，如先前描述的一样，有着三面全是书的书房，窗外种竹子的茶室，花和猫睡在一起的院子。她站在院子里向四周望去，她被群山团团包裹在心尖上。

老宅的夜晚总是催人入眠，点上蚊香，放下蚊帐，留了一盏昏黄的小夜灯，他在身旁摇起蒲扇，她闭上眼晴听，屋外的晚风吹得草木有韵律地躁动，风推着叶子，叶子推着下一片叶子，更接近想象中的声音。

小时候，她在童话书上见过海，那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所以孕育出珍珠一般的小美人鱼，可惜那漂亮的尾巴和动听的歌喉，被丢弃在汪洋深处。当看到小美人鱼将刀子抛向大海，而自己化为晨光中的泡沫，她伤心地想，人鱼真傻，正如朋友也骂她傻：堂堂研究生，居然跑到乡下做村妇。

她是追寻诗歌而来的。那次诗社讲座上，他作

## 主题词写作——



# 开锋

王译彬

王译彬，1998年生于山西忻州，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曾获第十七、十九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但我知道。

我自己儿子中考，正是头年体考提分的时候，有戏能上重点高中的，没有不动别的心思的，当时出些钱是管用的……可他性格好又肯下苦，一点心思也不用操，照样要拿满分的。

像我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优秀是一种习惯。秉性好性子强的人处处都是一样，你知道的。他读书的时候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律也不看，写作文一出手比我这个当老师的可顺当多啦……有一个征文比赛叫丑小鸭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嗯，比较早的事了……

陈前看到男人渐渐靠在了椅背上，寡淡的脸色渐渐红润，两颊飞上了粉。

那些粉光终于渐渐黯淡下来，是天渐渐黑了。

天上很随意地下着一些雾样的粉雪，蒙在身上干燥轻浮，略略一动就滑落。虽然是深冬，一路把车骑回来一宁的出租屋，陈前并不觉得太凛冽。相比之下老筒子楼里的寒冷体验反而要漫长和真切一些，它让60平方米的套间像座庄园一样空旷。

等她一给里外的暖气片放完水，来一宁也回来了，他带着两颗巨冬桃，献宝一样塞在陈前怀里，世界融和起来。

陈前问他，你怎么买这么大的桃子？当顿饭还多了。来一宁说家里亲戚串门给我爸妈带的，我说前前喜欢吃桃子就拿两个过来——那一盒一共有4个。陈前说你见过河马吃西瓜吗？来一宁笑

为嘉宾重返校园。他不聊玄之又玄的哲理，只是谈论食堂的饭菜、北方的天气和当年退学的决定。他对过往轻描淡写：感觉学不到我想学的东西，就离开了。

她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城市，而是回到南方的乡下。他说他的心四面透风，多亏有萍乡帮忙，将风阻在山水外。他还说萍乡的山会把路过的水汽留下，化为雨水和云雾，潮湿便填满了心里的缺口。

所以在毕业后，她迫不及待飞来，瞧一瞧他究竟待在什么神仙地方。虽在乡村，但他生活并不拮据，有一些稿费，同时把乡村生活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她来了，播放量还能更高。她问为什么？他说你年轻靓丽，大家爱看。她说你先看看我写的诗吧。他说你吃不了这碗饭。

最初，她觉得住在山里也没什么不好，空气怡人，时光缓慢。她常常睡到太阳高照，被猫儿扑在脸上踩醒。闲暇时光，她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逛，路边生长着酢浆草、毛竹和桂树，若是秋天来，必定漫山遍野都是花香。但到了秋天，井里的水也是真的凉，十根手指插进去，骨节先密密麻麻的疼，肌肤的刺痛紧随其后。小美人鱼走的每一步犹如刀割，她的手又何尝不是呢？

这双手做饭、洗衣、清扫，这仅仅是些日常工作。拍摄视频时，她要学着给鲜花浇灌和施肥，修剪成他和观众喜欢的样子。她会背诵事先准备好的台词，介绍自家茶叶的制作流程。有段时间，他建议她尝试扎染，隐居在隔壁村子的女生不仅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粉丝，盈利也很可观，因为每件扎染物品都是不可预测的、独一无二的。

她说冷，手疼。他烧了开水，说来，暖暖就不冷了。

到了冬天，她开始想念城市的生活，在花店定制一周一送的鲜花，插在瓶子里，枯了便换掉。小小的一居室，不用怎么打理就很干净，周末去吃烧烤和火锅，心情好的时候煲一份鸡汤，养养精神，若是实在懒得动，点外卖好啦。可她不敢将心事宣之于众，不敢让他察觉到自己的肤浅和庸俗，会让他瞧不起。

他也有他欠缺的东西，几本证书放在家里，没有带来，带来也毫无用处。学历在萍乡不起作用，

人们不需要依靠高等数学、英语六级和计算机二级来生活。而她总是分不清黑色的虫子和绿色的草，他倒是耐心，从来温声细语地教导她适应这片山林。在这儿，她离开他，活不了。

她有出山的念头，很快又烟消云散。毕竟他实在擅长在适当的时候，编织些美丽的梦幻泡影。两人比赛钓鱼，他偷偷放生桶里的鱼，故意让着对方赢，她得意洋洋地回到小院，在油烟中快乐地煎小鱼。这点小事被他写进诗里去，那本诗集的扉页印着醒目的“致爱人”。这让她觉得，她离开她，也活不了。

后来她想通了，比起成为一名诗人，成为诗人太太，大概和“诗”的距离更近。

熬过了冬天，春天携着丝丝缕缕的雨到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她轻车熟路地拆洗被子，铺在小院的晾衣绳上，接着把盆花搬出来晒晒晒久不见的太阳。傍晚，她掐着点把晾晒的床单收回，又匆匆忙忙地做了两菜一汤。菜摆在桌上，他在外采风还未归来。她等得心焦，担心出事，骑着自行车去找他。山里的虫子比气温先一步苏醒，凶狠毒辣，且不惧人，直往她面门上扑。她一只手驱赶虫子，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抓紧把手，道上布满了石子，她和自行车一起颤抖，身体像波浪一般晃动。

她站在桥上看看什么，车把上挂着刚钓的鱼。她停在他身边，顺着目光看过去，是河流尽头的落日，正往两座山的坳口沉下去。他冲她笑，说：你有无灵感？对这片夕阳。

像溏心蛋。她脱口而出，昨晚为他煮鸡蛋，没把握好火候，煮出个溏心蛋。她知道他不爱吃，主动夹到自己碗里，筷子在正中心戳个洞，橘红色的蛋液流淌出来，仿佛洒下一片晚霞。这是她所能想到的唯一的修辞手法。

他收敛了笑，怔怔地盯住她的脸，然后推车往回走。她听见他的声音悠悠传来：你饿了，回家吃饭吧。

一到家，他径直钻进书房，似乎要抓住方才的灵感。而她来到厨房热菜，再把他钓上的鱼处理一下。刀来回刮着鳞片，在“滋滋”的摩擦声中，她觉得自己既是刮鱼的人，又是被刮的鱼，于是产生一种疼痛的快感。刀越来越快，刀声越来越响，下一步她要开膛破肚，在刀插进鱼身的那一刻，她想出一个绝佳的比喻。

如果小美人鱼把刀子插进王子的心脏会怎么样？那么鲜血会从刀口喷薄而出，溅满他的华服和宫殿，正如夕阳将天地万物都染红。

她放下手上的活，疾步走到书房，急不可耐地想同他分享。而他背对着她，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屏幕上。她看见文字一行一行地变多，忍耐着不打扰他的创作，直到他修改完第二遍，颇为满意地关闭文档，一转身，猛地看见等候多时的她，吓得心脏抽着疼。

她赶忙问：你没事吧？

他捂着胸口，责怪道：你来这里做什么？她愣了一会儿，说菜热好了，喊你吃饭。

她嘴里塞着饭，手上是鱼腥味，脑子却在想，有没有可能，既不必用刀杀死王子，又不必使人鱼化为泡沫呢？想啊想，来到萍乡的第二个夏天，她终于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晨光降临的时候，她往山的深处走去，将诗读给海浪听。

的。他想了想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陈前不说话了，她看见来一宁认真地把长眼睛撑圆，两颊浮上了相当熟悉的粉红色雾气，她突然明白这层粉色漫上人脸，正好比寒光之于刀的一现——人也都是开锋的。

他像说了什么了不得的笑话，哈哈地把桃子来喂她，说哎呀哎呀你看你，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北方的深冬很有意思，地也硬，风也硬，骨头也硬，一切都硬，陈前觉得自己像金属一样，浑身都钝钝的，只有眼珠转动的时候滑过眼皮那凉凉的一下非常清晰。

支架啪地一合，陈前家单元楼门口惨惨的声刺灯亮了，她从车上下来看见后筐的铁丝盖大刺刺地撒开，一小提成人纸尿裤软乎乎地卡在筐里，上头码着的活虾不见了。那袋活虾一准是掉了当路，她清清楚楚地记得一袋一共是40块零8毛钱，从超市出来把它和纸尿裤塞进筐里之前，自己还专程标价签剥下来了。

粉雪在地上积了脆饼似的一层，滑倒一点不滑，只是车轮碾上去咯吱吱地吵闹，叫陈前心里发堵。

她沿路骑回去，刚转过第一个街角，就撞见一个略有胖胖的环卫工迎头走过来，劳保服斗篷一样兜住她，风领直拉到鼻梁下。她隔着袖筒拖着卫生钳和长柄簸箕，怀里高高搂住陈前那袋不算小的活虾。

陈前在她面前把地撑住，那女人短短黑黑的眉毛有些懵懂地挑起，她把头一昂，整个棕棕的圆脸都露出来，然后对陈前呲开牙结实实地笑了一下。

她问陈前，回了？陈前说，回了。

陈前问她，收工了？她说，没呢。她很自如地朝前走下去了。

她的背影也是黄澄澄的，后心的高度有两条二指宽忽忽闪闪的银灰色反光条，陈前觉得她好像一本活过来的《教材全解》。

陈前调转头，推着车子认真地拣还无人踏过的路面走，松薄的雪面妥帖得很，脚踏上去有一些厮缠，也不至沉沦。

切切察察地走下去，陈前觉得自己又孤独，又自由。

青蓝漆的墙裙下面密不透风地摆着三大排暖水瓶，陈前插不下脚，只好把全身提起来使劲往窗里望。她看见教室里的学生已经骚乱起来，不知怎么，只是没人推门出来。找来找去，她也寻不见李可为的影子。

眼看课间要结束，门终于启开了，一个四五十岁的低瘦男人慢慢走出来，挨个推了几只暖水瓶才挑到一只稳健的。他把一只双层玻璃的真空茶杯放在地上一边注水，一边望了陈前一眼。陈前看见他的脸长而苍白，脑门却很光亮，他问，来找学生？陈前说是，找李可为。

男人低下去的头又抬起来了，他囫圇打量了一遍陈前说，你是？陈前说我是他表姐，家里叫我来带话的。男人站起来说，正好，你跟我来一下吧。

电铃已经打过了，语文教研室没有旁人，男人在窗下的桌边坐下来，他摆了摆手说你坐，你坐，陈前四下里望望，迎门的工位另有两把各自有主的沉重木椅子，她也把手摆一摆。

男人问李可为家里有什么事吗？陈前说没有大事，老师，我来学校办事，帮他妈妈带话，叫他后天放假回老家去。

回老家？他爸爸常年在外地，妈妈帮工也辛苦，周末顾不上他，就叫他去爷爷奶奶家。

老人在农村吗？老人在农村，离县上也不算太远。

他把目光从保温杯上挪开，看着陈前很温柔地笑了。他说哎家家都不容易，是不是？当老师的，都理解，我很理解。

陈前也对他笑，她晓得以李可为三锥子扎不出血的作风，老师留住她绝不是为了什么好事。李可为呢，孩子是好孩子，就是不大懂得上进——都理解，我很理解，老师其实可以看出来的，家里没有教导的条件。

陈前一再地点头，她说是，我们做亲戚的，帮些小忙罢了，全指着老师的管教。

男人拉开弹簧抽屉，把一本黄澄澄的书拿在手上。孩子是好孩子，别看他不出声，头脑是活的，你看这本书要不是太厚了封页压不住，真不晓得他上课念的是网络小说呢！他说。

他没把这本书递给陈前，只很正经地举起来，点住《教材全解》方正的灰色书名，又哗哗地抖了